

左傳直解

五十一

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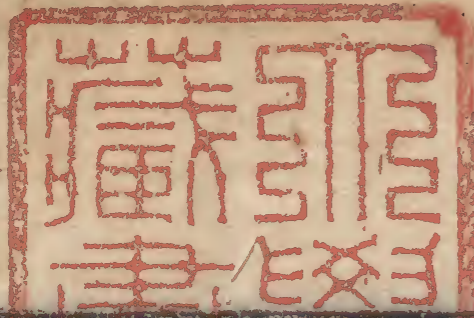
共字一

漢書門類			
二〇五	二〇三	二〇二	二〇一
函	架	冊	冊
二	三	七	三

內閣文庫			
二〇五	二〇三	二〇二	二〇一
函	架	冊	冊
二	三	七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2
冊數	32 ( 23 )
函號	274 137





音註  
之五  
林堯叟  
唐翁



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又稱首惡從殺例故稱弟  
○夏四月辛丑陳侯  
卒是年滅陳十三年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稱非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為君而出奔  
○秋

淺草文庫

蒐于紅禮而後書於是合中軍四分公室季

氏也自根至于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

紅也自根至于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

師也自是而厲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

反東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紅

音過○大雩無傳不旱而○冬十月壬午楚

師滅陳稱將帥不以告○執陳公子招放

之子越無傳復稱公○殺陳孔吳無傳殺之

○葬陳哀公會往會故舊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掄晉魏邑之掄地

晉侯問於師曠晉平公問其事曠曰石何故

言石能言對曰師曠石不能言石非能或

馮焉或有鬼神馮依於石不然苟此不民聽濫

也濫失也謂石本不言抑臣又聞之抑疑辭

聞曰作事不時與作土木之時怨讟動于民

慙慙于下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時則有不

能言之物而作人言今宮室崇侈今晉作宮室民力

彫盡彫所傷竭盡怨讟並作怨讟下莫保

其性自保其性命不敢石言能言之不亦宜乎

宜其致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築宮於

地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

言子野即師曠字言君子哉謂君子君子

之言凡君子信而有徵誠信而故怨遠於

其身故怨不及於小人之言凡小人僭

而無徵邪僭而故怨咎及之及於其身詩

曰無正五章哀哉不能言謂可哀者不能

僭也而匪舌是出其言非不自舌出唯躬是

瘁為其僭而不信反咎矣能言嘉者能言之

也僭巧言如流巧言如流謂非

聽俾躬處休休安逸也以信而不僭其是

之謂乎師曠此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

如詩此與今是宮也成諸侯必叛方

皆侯必君必有咎君謂平公夫子知之矣

夫子謂師曠其知之矣  
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

姬嬀元妃哀公也生悼太子偃師鄭妃所生二妃生

公子留留哀公次所生下妃生公子勝勝哀公夫人所生

所二妃嬖入嬖夫留有寵其子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哀公以屬音

燭哀公有廢疾陳哀公病廢三月甲申公子招

即司公子過皆哀公弟殺悼太子偃師二子殺

之而立公子留立次夫人所生○夏四月辛亥

哀公縊哀公憂患自殺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

師陳大夫以且告有立君且告楚以公

子勝愬之于楚偃師告愬于楚楚人執

而殺之殺于公子留奔鄭公子留懼詩書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經盡罪在招

也言招有專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經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叔弓

如晉文經賀虎祁也成宮游吉相鄭伯以如

晉游吉相去聲亦賀亦賀虎祁也亦賀史趙見

子大叔晉大夫趙見之曰甚哉言其甚也其相

蒙也蒙欺也言鄭伯來可弔也窮士亦與

弔而又賀之何為子大叔曰即游吉若何弔

也如何可其非唯我賀非惟鄭國將天下

實賀將諸侯畏晉秋大蒐于紅大蒐數

車馬也經不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

魯西竟接宋衛也此蒐革車千乘革車也言

千乘明大蒐且見魯眾○七月甲戌齊子

尾卒即公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棄施也子

之家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八月庚戌

逐子成頃公之子子正子成之弟子車頃公之孫

齊大夫皆子尾之皆來奔三子奔魯不而

立子良氏之宰子旗又為子良立宰其

臣曰子尾之孺子長矣孺子謂子尾之子

長張而相吾室而子旗欲治我欲兼我也

是子旗欲兼授甲授田於子尾將攻之將攻

并於我室也家之徒衆陳桓子即無字亦授

甲陳桓子亦授甲將助之將助子尾氏或

告子旗或以子尾氏將子旗不信信或人

言則數人告續則數人接將往子旗將往子

又數人告於道告又數人接續遂如陳氏旗

遂往桓子將出矣出陳桓子將以甲聞之而

還聞子旗游服而逆之桓子去戎備著游

請命子旗請問對曰桓子聞疆氏授甲疆

即高疆子良也將攻子子謂子旗言子聞

諸問子旗聞曰弗聞子旗答言子盍亦授

甲桓子詐謂子旗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

攻疆氏從去聲子旗曰子胡然子謂桓子彼孺子

也彼謂子良吾誨之我教誨猶懼其不濟

猶恐子良不能成人吾又寵秩之寵秩子良請其若先

人何先人謂子尾子雅先世相好子盍謂之

相攻何以見其先人子盍謂之

勸桓子何不告子良使無攻我周書曰舉周書惠不惠當言

施惠者茂不茂於不勉也勸勉康叔所以服

弘大也此康叔所以大也桓子誓桓子誓願以謝子稽頹

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藥氏所事吾猶有

望言我尚望子遂和之如初和藥高二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二子共

今招歸罪於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

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天子偃師之子

弄疾奉以圍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會圍陳冬十

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輿嬖袁

克殺馬毀王以葬輿衆也幸克嬖人之貴

厚葬楚人將殺之楚人將克請寘之

哀公又請私素克又請私私於幄

用既馬玉又請私盡羣臣息私於幄

也加經於顛而逃加首經而逃去使穿封

戌為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為曰城麋之後

不諂城麋之役在襄二十六年侍飲酒



於王穿封戌侍王曰靈王問城麋之後言

者爭皇女知寡人之及此汝若知我女

其辟寡人乎也汝必避我不敢爭皇對曰

穿封若知君之及此王篡位為君臣必致

死禮我必為郊教盡臣以息楚國以寧息楚

晉侯問於史趙晉平公問陳曰陳其遂亡乎

言陳為楚所對曰史趙未也言陳未公曰何

滅其遂亡乎故已對曰又答陳為國顓頊之

故滅而未遂城對曰史趙陳為國顓頊之

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歲星也鶉火

是以卒滅昔顓頊氏以歲在鶉陳將如之

陳顓頊之族將今在析木之津寅位蓋箕

謂之析木之津故猶將復由寅位蓋箕

且陳氏得政于齊齊陳氏乃陳敬仲之後

而後陳卒亡陳氏莫能兩盛故自幕至于瞽

瞽幕舜之完瞽瞍舜無違命無違天命舜

重之以明德舜又增重以真德於遂遂蓋

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世守之遂世守

及胡公不淫也胡公滿遂之後故周賜之姓

王賜姓曰媯使祀虞帝封胡公於陳臣聞

以臣盛德必百世祀得百世之祀虞之世

數未也及自舜至今未繼守將在齊守繼陳以

祀者必齊其兆既存矣齊形兆已見盛於

經九年春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於是叔

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諸夏之

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夏四月陳災

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

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係於所

災所害故以○秋仲孫矍如齊○矍音獲○

冬築郎囿囿苑也築苑於郎地○

信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

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

不摠○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

見經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田益許伍舉授許男

田伍舉籍以授之許男然丹遷城父人於

陳然丹即右尹子華楚以城父之地以夷濮

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遷方城外人於許

夷又十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為許今許遷於

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甘人同

襄閻也閻嘉晉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

帥即陸渾之戎晉二子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詹桓伯周大夫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我言

使以辭責讓於晉在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五國為西土長吾

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又武王克商武王周

克商而蒲姑商奄二國在吾東土也我周

得天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我周南

也肅慎燕亳三國在北方肅慎北夷吾北

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我周封疆

何近文武成康文王武王之建母弟同母

兄弟以蕃屏周以為周室亦其廢墜是為諸侯以蕃屏周為國亦為後世廢墜為弟之聲豈如弁髦童子始冠必以弁蓋布冠也故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冠之弁髦言王室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始冠既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先細布之冠求不復用故言因以敝之王居檮杌于四裔言檮杌則三苗在其中以禦螭魅以為禦人害者故允姓之莩姓允陰戎之裨與三苗俱居于瓜州陰戎居瓜放三危者姦慝也郡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信十五年晉惠而

誘以來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使徧我諸姬便諸戎獨害入我郊甸言外為郊外為甸地則戎焉取之若非惠公誘戎則戎安戎有中國陰戎據地誰之咎也言其咎后稷封殖中國土天下昔后稷脩封疆殖今戎制之今戎得之不亦難乎治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汝晉侯實我在伯父在晉侯猶衣服之有冠冕猶衣服必有冠冕後貴木水之有本原木水必有本民人之

有謀主也謀主謂宗族師長之師長也猶民人

各有伯父若裂冠毀冕冕晉猶衣服周猶冠

其冠冕其冠冕拔本塞原晉猶木水周猶本原今

之專棄謀主晉猶民人周猶謀主今晉君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此言伯父猶然則

責余一人王自稱也叔向謂宣子晉叔向謂曰文

之伯也言晉文公豈能改物朔易色色翼

戴天子翼佐戴奉而加之以共而加之以共

音自文以來公自晉文世有衰德世有衰德而暴

滅宗周而陵暴侮滅以宣示其侈以宣示其

於人諸侯之貳諸侯之攜不亦宜乎言其

且王辭直且周王之子其圖之勸宣子其

宣子說宣子喜悅叔向王有姻喪景王時

之使趙成如周趙成中軍佐且致閭田

且致甘大夫所與兼致姻喪反賴俘反

之賴所獲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晉賓滑周大夫以解談於晉○夫襄即甘人執晉人

禮而歸之夫晉人禮貌甘大夏四月陳災見

註鄭裨竈曰大裨竈鄭五年陳將復封過此

陳將復封去封再封既五十二年而遂亡過五

年而國子產問其故復鄭子產問其所以對

曰禪竈陳為國水屬也故顯頊之後火為道

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而楚所相也治相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火正主今火出而

火陳○火出者以長曆推之前年五月而少四

今火出見而遂楚而建陳也陳與則楚衰

故曰遂楚妃以五成合得五而成○妃音

配故曰五年故曰五年陳侯吳歸于陳傳為十歲

五及鷄火是歲歲星在星紀丑度五歲及

歲而及鷄火大梁酉度而陳復封自大梁四

而後陳卒亡而後陳卒亡

亡其國終楚克有之陳之土地天之道也

盛水衰陳亡楚得火理之必然故曰五十

二年故曰陳亡必年○晉荀盈如齊逆女為

逆還而歸六月卒于戲陽荀盈卒于戲陽

殯于絳歸殯于絳未葬荀盈尚晉侯飲酒樂平晉

公飲酒樂音洛膳宰屠蒯趨入屠蒯者聞公

飲酒而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許

之許公而遂酌以飲工蒯酌酒飲之曠也屠

罰下同去曰女為君耳樂所以聽耳故為

同將司聰也工或掌樂辰在子卯子紂以甲

以已謂之疾日疾惡也國君以君徹宴樂

國君則徹去學人舍業學人謂習樂之人

而不舉○為疾故也為惡疾忌日故也君

之卿佐國君佐是謂股肱譬如人身股肱

或虧今荀盈死喪何痛如之其為疾痛甚

女弗聞而樂此師曠汝不聞是不聰也君為

而不聰此汝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

以酒飲之曰女為君目故為君目視將司

明也發掌外事服以旌禮衣服精麤所以

禮以行事禮節輕重事有其物物類

承其事各從其類如弁冕物有其容容貌也

是哀戚非其物也而作樂歡會是以哀戚

而女不見此變叔汝不見是不明也目而

明此汝之宜罰也亦自飲也飲以示罰曰味以行

氣滋味調和氣以實志氣血平和

慮志以定言志者所以定其言也言以出

令發口為言既行為令臣實司味辛實司

君之二御失官君者失官謂不明而君

弗命不能出命臣之罪也屠萌引各自

罪所以公說悅其言徹酒徹去酒樂初公

欲廢知氏廢先時平公欲因荀盈之死而立

其外壁而立其外壁大為是悛而止崩此

言悛改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

而止

而止

而止



盈之子知文子也七使驟佐○孟僖子如齊

下軍代父也孫仲殷聘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

禮也得繼好息○冬築郎囿見經書時也

書其得城築之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季平子欲

速叔孫昭子曰孫即叔詩曰靈臺詩經始勿

亟言文王始經營靈庶民子來乃庶民如

之勸為焉用速成安用急速以其以勸民

也其以勸初交反又焦上無囿猶可有國家者雖無

苑囿不無民其可乎有國家者若矣其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

者酒好內以取○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

孫矍帥師伐莒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

內取邑悉書也於是取鄭不書取邑不足詳

也○戊子晉侯彪卒昭公夷立○九月叔

孫媯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

公佐立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客星出於婺女

之次不書鄭裨竈言於子產裨竈鄭大夫

曰七月戊子言此年七月戊子晉君將死晉平公今

茲歲在顛頊之虛謂玄枵蓋歲星在子姜

氏任氏姜齊姓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守居

其維首客星居玄枵而有妖星焉客星出非

妖星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

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為既嫁之女織女

晉之妣也晉唐叔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

戊子逢公以登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星

斯於是乎出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出於婺女

而以卒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

吾是以譏之我推其禍福晉宜當

子晉侯子晉侯齊惠藥高氏皆者酒藥高二族

彊於陳鮑氏藥高二族強盛而惡之藥高

陳鮑二家所夏有告陳桓子有或人告曰

為鮑二家所惡去聲

子旗即藥施子子良即高彊子將攻陳鮑

言藥高將攻亦告鮑氏既告陳氏桓子授

甲陳桓子信或人而如鮑氏桓子既授田

遭子良醉而騁陳桓子欲及子良醉而遂

見文子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則鮑氏亦信

接甲使視二子使人探伺子則皆將飲酒

皆將飲酒一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告變者

聞我授甲然子旗子良若則必逐我二則

逐我先及其飲酒也及二子之先伐諸伐先

可乎陳鮑方睦陳鮑二家方睦遂伐藥高氏

遂伐藥施子良曰先得公高強欲先得陳

鮑焉往陳鮑失公其將安往遂伐虎門高

之門寢門畫虎故曰虎公路寢晏平仲端委

立于虎門之外晏平仲即晏嬰端冕四族

召之藥高陳鮑四無所往晏平仲皆其徒

曰晏子之左助陳鮑乎鮑助陳桓子曰何善

左五十一

焉晏子言陳鮑無善可助助藥高乎左子又問助曰

庸愈乎晏子又言藥高罪然則歸乎問既無

所助則且曰君伐焉歸晏子又言君既無

召之而後入景公召之公卜使王黑以靈

姑鉞率王黑齊大夫景公卜使之以公旗

字又所吉吉卜得請斷三尺焉王黑請斷靈

敢與君同而用之以帥師五月庚辰戰于

稷稷地名齊祀右稷之處藥高敗子旗子

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子旗國人追之

國人助公追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子

藥施即子高彊即子來奔高彊不陳鮑

分其室陳桓子良文子分晏子謂桓子晏

桓子謂必致諸公必以分子旗子良室讓夫

讓之德之主也宗主也讓之謂懿德遜讓

懿美凡有血氣血氣人心之有皆有爭心皆有

心故利不可強強取之強上聲思義為

愈見利思義義且合宜利之本也有自然則

之利也是利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

使無蘊乎且使無畜利可以滋長長其利益

張上長桓子盡致諸公陳桓從晏子之言而

請老于莒告老退居於桓子召子山子山

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私具幄幕器用桓

不告於公私為子山具從者之衣履及子

幄幕帝與其器用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以子

人衣裝之類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以子

商亦如之召子商亦如子山而反其邑亦以

邑歸子周亦如之召子山之禮而與之夫子

以夫于之邑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子三

八年子逐而皆益其祿益三子凡公子公孫

之無祿者凡齊國之公子公私分之邑桓

以己邑國之貧約孤寡者凡齊國之貧窮

而孤者無私與之粟桓子以已曰詩云大

夫而寡者私與之曰詩云大

雅文陳錫載周載詩作哉毛云哉載也鄭

王詩始也言文王能布陳大

利以賜天下能施也由其不吝於施與也○施去聲桓公是

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業公與桓子莒之旁邑景公

以其旁近之邑與之子請高唐之邑○為去聲陳

為之請高唐穆孟姬景公母也○為去聲陳

始大傳言陳氏○秋七月平子伐莒平子

孫意取鄭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獻俘獻

俘于始用人於亳社亳社殷社魯有是魯始

殷社人祭臧武仲在齊臧武仲即臧孫聞之

聞用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言魯之先君

祭魯之周公饗義周公之所敬魯無義

是為無人以祭詩曰德音孔昭子言君

昭明甚視民不能偷薄○能音桃佻

之謂甚矣可調甚矣而壹用之同一地而

用之以將誰福哉將為誰祈福哉○戊子晉

平公卒如禘鄭伯如晉鄭簡公及河

晉人辭之禮諸侯不相游吉遂如晉大

三十一

叔如九月叔孫媯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祀人小邾人如晉經不書諸使大葬平八

也送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皮即罕虎將

幣子產曰喪焉用幣言晉新有喪安用

幣必百兩若用車百乘必百兩必千人之百

必致之千人至百乘之車將不行行用也

君故而不得見新不行若果必盡用之來必自

費用盡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小國能當幾千

哉子皮固請以行子皮不聽固既葬晉平

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諸侯大夫來

見晉之新君叔孫昭子曰即叔非禮也

見音現下同弗聽諸大夫叔向辭之辭諸大

夫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而又命孤孤頃

稱謂又請孤斬焉在襄經之中既葬未卒

斬其以嘉服見其以吉服則喪禮未畢則

三十一

之喪禮未終其以喪服見其以喪服是重受

未可從吉其以喪服見其以喪服是重受

弔也是重受弔大夫將若之何以處此

皆無辭以見皆無辭子皮盡用其幣子皮果盡

難言不患將之在行之患不夫子知之矣夫

謂子產其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

是我之書曰舉商書欲敗度欲心不防必

度縱敗禮縱心不其禮制必至我之謂矣我其

書之義矣夫子知度與禮矣夫子謂子產知我

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故縱而行之慶新

自昭子至自晉自叔孫大夫皆見魯諸大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即子良奔在昭子語

諸大夫昭子告諸大夫曰為人子言為人

可不慎也哉謹慎不可不昔慶封亡慶封亡在

年子尾多受邑子尾高彊之而稍致諸君

邑以歸於公君以為忠子齊景公以而甚寵

五五十一

三



之景公甚寵將死子尾疾于公宮在公宮

輦而歸其私家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

回其子不能任子尾之子不能任當其父

是以在此是以出奔忠為令德忠為美德其

子弗能任其子不能當罪猶及之於其身

難不慎也難以見為不謹喪夫人之力謂夫人

尾言子良不謹喪夫音扶棄德曠宗棄絕

之忠力喪去聲夫音扶棄德曠宗先人之宗曠以及其身不亦害乎亦不

先人之宗曠以及其身不亦害乎亦不

善於事乎詩曰舉大雅不自我先言禍亂不在

不自我後身不在我其是之謂乎以喻高

已身自取此禍冬十二月宋正公卒初元

公惡寺人柳時惡奄人名柳者惡去聲

欲殺之元公常懷及喪元公居柳熾炭

于位寺人柳熾炭于元將至及元公則

去之去炭火使公坐比葬及葬又有寵持人

有寵傳言元公好惡無常

公好惡無常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二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昭公八年

經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

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庚誘蔡侯般殺

之子申

蔡侯雖糾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音班般○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

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

○大蒐于比蒲○仲

孫饗會邾子盟于侵祥侵音祥地開○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厥愁地開○九月已

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也○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祭岡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文經葬平公

也嫌叔弓以聘事○景王問於萇弘萇弘周大夫

夫周景王問焉○萇直良反曰今茲諸侯言今年四何

實言何國實何實凶何國實對曰萇弘蔡

凶言蔡國實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謂

年氣數與蔡侯般弑君之歲同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

星在豕韋之次至今十三歲弗過此矣言

凶不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楚將有之然壅也無

此年不過楚將有之楚將有之然壅也無

德而享大利所歲及大梁楚靈王弑立之

之次至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蔡復楚凶故蔡復楚凶天

之道也此天道循環楚子在申楚靈王召

蔡靈侯使人召蔡靈侯為會靈侯將往蔡靈侯將往蔡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言楚靈王貪人唯蔡

於感蔡近楚故楚常恨其今幣重而言甘

今楚以重幣誘我也誘我也是必以詩不如無往

可免於難蔡侯不可從其言三月丙申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楚靈王果伏甲

醉而執之乘蔡侯既夏四月丁巳殺之蔡殺

靈刑其士七十人并殺蔡侯從行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靈王使棄韓宣子問於叔向

韓起問蔡曰楚其克乎言楚以詐圍對曰

叔向必克蔡侯獲罪於其君謂蔡侯

父立而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

楚以斃之言天欲假借楚何故不克必無

之然於聞之以所聞不信以幸以詐不

成不可再也僥倖之事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八年楚王奉陳大子偃師曰將定而

國而汝也詐言將陳人聽命陳人信之而

遂縣之以遂滅陳國今又誘蔡今又誘蔡侯詐而

殺其君殺蔡侯以圍其國使弄疾雖幸而克

而再勝必受其咎不信之尤必弗能久矣

必不能久桀克有緡桀為初之會有緡以

喪其國桀特勝以至喪亡紂克東夷紂為

故東夷勝之以隕其身紂特勝以至楚小

位下而楚國小於夏殷而亟暴於二王亟數

數行暴虐甚能無咎乎豈能免隕天之假助

不善且天之假借佑非祚之也非錫之厚

其凶惡重其凶惡而降之罰也待其惡積

滅之也且譬之如天於天喻其有五材金木水火

材而將用之為用人力盡而敵之五者為物

力必有是以無拯猶是以無復拯救則弄不

可沒振自帶無復救助沒而不可復振也

○五月齊歸薨即經書夫大蒐于比蒲蒐大

大治也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廢蒐故曰非禮○孟僖子會

邾莊公盟于稷祥孟僖子即仲孫丑修好修先君之好去

聲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宣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丘人有女泉丘魯邑夢以其帷幕孟氏

之廟夢以帷列帳幕遂奔僖子泉丘之女

歸孟其僚從之鄰女之為僚友盟于清丘

之社結盟于清丘與其僚友曰戰書有子日他

設若無相棄也輒和棄背僖子使助遠氏

之筵筵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

之○筵反自稷祥及僖子反自宿于遠氏

留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

人泉丘女生二子其僚無子泉丘無所出

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楚師在蔡响

師之晉荀吳謂韓宣子告韓起曰不能救

陳八年楚滅陳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

物以無親無所親附晉之不能能為之無

亦可知也

於此可見

已為盟主

首為諸侯之盟

○已音紀

安用盟

而不恤亡國

危亡之憂恤

將焉用之

主為也

安用盟

音焉

秋會于厥慙

晉會諸侯之

謀救蔡也

不書救蔡

不果救蔡

鄭子皮將行會

厥慙

子產曰行

不果救蔡

不遠

言此行必不能遠到

不能救蔡也

雖欲救蔡

不能也

小而不順

蔡小國也

而楚大而不德

楚大

而強暴

不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

天將棄絕蔡國

而以壅滿楚惡

而強暴

盈而罰之

罪惡盈滿

蔡必亡矣

蔡必滅亡

不可復救

且喪君而能守者

且國君為人所弑而能

保守其國者

鮮矣

蓋亦三年

王其有咎乎

其楚靈王

鮮矣

乎美惡周必復

人為善為惡數歷一年也

然及王惡周矣

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

復然及

數已周知

其必有咎也

晉人使狐父請

數已周知

復然及

蔡干楚

請楚救蔡

弗許

楚人

數已周知

宣子于戚

單子即

視下

其視過

單子會韓

大徐奄

叔向曰

晉叔向

單子其將死乎

言單

奄然

之曰

單子

其將死乎

言單

其有將朝有著定朝廷有著定列位會有  
死之證朝廷有著定列位表野會則設衣有禮○禮衣之領會也帶有  
結結帶大帶也會朝之言凡會朝必聞于表  
著之位其聲溫和不適中必達于所以昭事  
序也事之以昭明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會朝  
視不過於衣禮帶所以道容貌也達容貌  
結之中不過於衣禮帶所以道容貌也達容貌  
敬也其言以命之之母失其容貌以明之  
敬也其言以命之之母失其容貌以明之  
敬也其言以命之之母失其容貌以明之  
敬也其言以命之之母失其容貌以明之  
敬也其言以命之之母失其容貌以明之

今單子為王官伯伯長也言單成而命事  
於會而命諸侯之事視不登帶不登於  
過下言不過步言不過於貌不道容  
是貌不足以而言不昭矣昭而行事之序不  
道貌不共貌正曰共不昭昭言不不從言  
日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為○九月  
葬齊歸而葬公不感昭公無哀晉士之送  
葬者晉時遣人送葬歸以語史趙公不感語昭



大夫史趙曰必為魯郊昭公必出在侍  
者曰左史趙之何故必為魯郊昭公曰  
姓也公姓也言昭公不親今昭公不  
歸也考所歸氏所生不親思念其親  
之公室卑君有大喪昭公之母國不廢蒐  
而不廢蒐矣  
國不廢蒐矣  
比蒲之禮蒐于  
日之感昭公國不恤喪為魯國之政而不  
忌君也忌君之威君無感容為齊歸之

哀感不顧親也顧念也恩不  
之君不顧親君不念親能無卑乎  
患也君不顧親君不念親能無卑乎  
俱失甲弱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  
一月楚子滅蔡楚靈王用隱大子于岡山  
子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申無宇曰不  
父也蓋殺而用之以祭岡山  
祥言殺人以祭不祥五牲不相為用  
祭焉祭山川不用馬之類  
之神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成

公卒終叔向○楚子城陳蔡不羹為陳蔡皆

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

皆楚要地楚靈王始為城○羹音郎漢

地理志使棄疾為蔡公此棄疾為蔡縣公

王問於申無宇靈王以用棄疾曰棄疾在

蔡何如言棄疾君蔡對曰無宇擇子莫如

父莫如其父之為悉擇臣莫如君臣之賢

者莫如其父之為悉鄭莊公城檟昔鄭莊公嘗而寘

子元焉子元鄭公子莊公使昭公不立桓

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檟大夫擅伯齊桓公

城穀城穀在莊而寘管仲焉管仲也至

于今賴之管仲相齊與霸臣聞以臣五大官

之長也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

青鳥氏亦有五又五鳩鳩民五雉為五

工正蓋五官之本也木五鳩鳩民五雉為五

不在邊則五官之長專盛過節五細五官之

不在庭其任亦不可使居朝廷親不在外戚親

之人不使羈不在內使昭公不立桓

在外棄疾親也而鄭丹在內內為右尹也居

君其少戒勸靈王其備王曰國有大城何如

靈王又問城陳蔡對曰鄭京京大城也宋蕭

實殺曼伯曼伯也屬公得孫又宋蕭

毫宋蕭毫二實殺子游游羣公子奔蕭立

公與羣公說奔毫毫大城也齊渠丘齊渠丘大城也實

殺無知莊九年齊雍廩殺血也衛蒲戚衛蒲

大城也實出實出獻公齊雍廩齊雍廩十四年出獻公蒲若

由是觀之若以此數事則害於國則害於國則都城

為國末大必折譬之樹木末大尾大不掉

譬之獸畜尾大必不君所知也此君之所

運掉掉調去聲君所知也自知也為

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

于陽三羊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納之

齊景公有志於復霸三月壬申鄭伯嘉嘉卒簡公卒子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公如晉至河

乃復晉人以晉○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

楚殺其大夫成熊成熊即○秋七月○冬十

月公子愁出奔齊書名謀○楚子伐徐○晉

伐鮮虞始伐鮮虞也鮮虞本姬姓○秋晉也

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

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

鮮虞也於是秋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

陽因其眾也言因唐眾欲納○三月鄭簡

公卒見經將為葬除將除治及游氏之廟游氏

子大將毀焉將毀廟子大叔使其除徒

除大道之衆使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而無用即曰徒教子產過女子產若過汝

汝音而問必問汝何不故毀而執何不治道乃曰

乃為我不忍廟也不忍毀人諾又教其徒

將毀矣今將毀既如是除徒子產乃

使辟之子產不忍毀其廟乃使司墓之室有

五十一

當道者

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墓

鄭之掌公墓大

毀之

若毀司則朝而崩

指也道直故早朝而下

弗毀

不毀司則日

中而崩

道遷故日

子大叔

請毀之其請毀日

無若諸侯之賓何

言不致遷道

子產

曰諸

侯之賓

言諸侯

能來會吾喪

能來會吾

豈憚日中

豈憚勤勞

無損於賓

少待

於賓客本

而民不害

人必有所益

何故

不為

道何故不遷

遂弗毀

道不毀當

日中而葬

遷道至日

君子謂子產

於是乎知禮

以不

氏之廟及司墓

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毀無

他人以

○夏宋華定來聘

見經

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即

享之

魯人

為賦蓼蕭賦小雅

義取燕笑語

今是

以有譽處

今樂與華定

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

光賓也又曰宜兄弟

弟令德壽

豈言賓有

同言欲與賓同福

弗知其義

又不荅賦

又

能賦詩昭子曰必亡言華定必宴

語之不懷首章有燕語之義寵光之不宣

而華定不能宣揚令德之不知三章有令

華定不能享受將何

以在將何以久在其位為齊侯衛侯鄭伯

如晉齊景公衛靈公朝于晉朝嗣君也晉昭公公

如晉亦欲朝至河乃復至晉之取鄭之役在

年昔人想于晉昔以取邑告晉有平公之

喪晉以平未之治也未能治故辭公之朝不

受肯公子懋遂如晉懋魯大夫如晉不書還

策於○晉侯享諸侯晉昭公以齊衛鄭俱子

產相鄭伯辭於享子產相鄭定公請辭請

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晉人

許之不晉人許其禮也情故曰禮晉侯以

齊侯宴晉昭公以齊中行穆子相即荀吳投

壘晉侯與齊侯晉侯先晉侯為盟主穆子

曰有酒如淮淮四瀆水也有肉如坻坻音遲名詩云宛在水中央

地也言有肉如坻之高○坻音遲

中此○寡君移壺而中此為諸侯師嘗為諸師

長中之○而中壺齊侯舉矢齊景公次曰有

酒如澠澠齊水名有肉如陵陵大阜也

肉如大寡人中此而中此與君代興與當

晉君更亦中之而中壺伯瑕謂穆子伯瑕

子即荀吳曰子失辭失言荀吳吾固師諸

候矣我固為諸壺何為焉何假投壺其半

雋也言投壺雖中亦月君弱吾君齊君欲與

是輕晉君歸不來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

軍帥強御帥強盛禦止卒乘競勸步卒車

勸勉○卒專今猶古也晉德不齊將何事不齊

無所事公孫使趨進使齊大夫趨走曰日旰

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可以出矣可以辭以

亦月侯出乃奉亦景公以○林楚子謂成虎成

左丘明

十四

即成 熊若敖之餘也成虎於尹子王之孫與闞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闞

言者敖之餘以討之 遂殺之成虎或諧成

虎於楚子或諧成虎 成虎知之或虎知之

已諧而不能行而不能見幾 書曰 楚殺其大

夫成虎經書懷寵也 言其懷思寵祿也 ○六

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期既葬 ○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穆子偽

者假道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荀吳從之假借軍道以與齊

會 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 秋八月壬午滅肥

肥白狄也 以肥子綿臯歸綿臯肥子名為

○周原伯綏虛其輿臣原伯綏周大夫原

使曹逃曹羣也 去 ○冬十月壬申朔原

輿人逐綏逐伯綏 而立公子跪尋跪尋

輿立之 綏奔郊郊周 ○甘簡公無子甘簡

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為 過將去成景之

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成景之族賂劉



獻公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丙申殺

甘悼公悼公受賂故殺之而立成公之孫鮪

鮪鮪平立是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

過劉獻公大夫殺瑕辛于市亦甘悼公黨

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

皆周大夫皆甘悼公黨傳言○季平子立

即在七年意如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

南蒯謂子仲子仲即吾出季氏孫意如

而歸其室於公室歸其家財於公室子更其

位子謂公子憖更我以費為公臣邑為公

家子仲許之從其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

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且告之故且

以季平子不季悼子之卒也悼子季武子

卒先叔孫昭子以拜命為卿昭子即叔孫

昭子受命為卿在及平子伐莒年克之

取更受三命平子伐莒亦以功加為三命昭子叔

取更受三命平子伐莒亦以功加為三命昭子叔

仲子欲構二家

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謂平

子叔仲小告曰三命踰父兄

言叔孫昭子受

非禮也

以踰父兄平子曰然是叔仲之言故使

昭子

使叔孫媾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豎牛

孫氏在殺適立庶

殺適子仲壬立庶故媾

也及此

得立為叔孫後若因禍以斃之因若

叔孫之禍則聞命矣

言因亂時若不廢君

命

若不廢棄魯之典則固有著矣自有定位也昭

子朝而命吏

君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

言我將與季平書辭無頗

頗偏也書辭無

何季孫懼

季平子而歸罪於叔仲子命踰

父兄出於叔仲小欲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

謀季氏

謀去季氏懋告公公而遂從

公如晉

在今南蒯懼不克南蒯恐不以費

叛如齊

南蒯以費子仲還及衛子仲即公

歸至聞亂

季氏逃介而先逃其副先歸

及郊歸及魯郊聞費叛費南蒯以遂奔齊

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南蒯將其鄉

人或知之南蒯之謀過之而歎歎過蒯而且

言且以言曰恤恤乎患之貌湫乎攸乎湫

懸危貌收貌深思而淺謀思雖深而謀則邇身

而遠志志徒遠而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君

有人矣哉微言今有此人南蒯枚筮之其不指

吉凶遇坤坤上坤下之比坤下坤坎

六五爻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

吉之卦示子服惠伯子服惠伯曰即欲有

事何如言即欲有所惠伯曰吾嘗學此矣

言我嘗學易忠信之事忠直誠則可則可

不然苟非必敗必敗必至外強內溫故外強內

故溫忠也所以為忠和以率貞安正故和

以率信也和本信故曰黃裳元吉故其

元黃黃之中之色也中央之裳裳為下之

吉黃為色中之色也中央之裳裳為下之

飾也

在下之

元

元之為義

善之長也

也。衆善之長也。○長張

上中不忠

能居中而不

不得其色

言非黃

共在下而不能執

不得其飾

不為裳事不善

能盡善而不

不得其極

失中

外內倡和為忠

外

倡和不相違矣是

率事以信為共

率猶行也。行事

以信無敢不和去聲

實是之謂共

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虧損是之謂善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者不當

卦且夫易元吉之卦

此易謂此黃裳

不可

以

占險

易道正

將何事也

問其欲且

可飾乎

且可以從

中美能黃

美者能為黃

色上美為元

元者為體元之故其美

下美則裳

足居下故其美者為下裳之服

闕也

筮雖吉

筮雖得

未也

其義未合

將適費

南蒯自其

飲鄉人酒

南蒯以酒飲

去鄉人或歌之

鄉人或歌

曰我有圃

有圃言我

圃生之杞乎

杞拘杞也言南蒯在費欲為

亂如杞生於國圃非宜也

也

從我者子辛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去我者我可不失今之尊稱

鄙乎去我之所鄙薄倍其鄰者取乎也倍親

其親必有事已乎已乎遂不改非吾黨之

士乎非吾徒之士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

小季小即叔仲子蓋叔仲小傭二家故小聞

之叔仲小不敢朝恐懼不見昭子命吏謂小

謂叔仲小待政於朝事使之待政曰吾不為

怨府言我不能為明年叔弓圍費傳○楚子

狩于州來曰狩次于潁尾潁水之尾蔡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臨尹午陵尹喜帥師

圍徐楚靈王使五大夫圍以懼吳徐吳與

之以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以為之援

夫以為五大雨雪時天雨雪王皮冠靈王冠

冠秦復陶秦所遺翠被飾被豹舄皮為

履執鞭以出執鞭以僕析父從楚大夫

○從右尹子革夕子革即鄭丹王見之王靈

去聲

親子去冠被舍去皮冠翠被舍所與之

語靈王與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與呂

級齊大公之子王孫牟衛康伯癸父晉唐

子禽父周公之子並事康王康王弼四國皆

有分齊晉魯衛皆我獨無有我謂楚也

無分器今吾使人於周今我欲使求鼎

以為分禹錡九鼎三代傳之以為有國之

聲分去王其與我乎問子革周王其對曰

子革與君王哉言以鼎與楚昔我先王熊

繹見經辟在荆山地處荆山之葦路藍縷

路車也以柴為以處草莽以居草跋涉山

林草行為以處草莽以居草跋涉山

子唯是挑孤棘矢以挑為弓以共禦王事

以共禦王事不祥之事言楚齊呂級王舅

也大成王母齊晉及魯衛魯父之晉禽父之

王母弟也三國皆周之楚是以無分楚以

是以獨而彼皆有彼以親近今周與四國

無分物而彼皆有彼以親近今周與四國

今周與齊服事君王楚服事王將唯命是從唯將

楚君之命楚君之命豈其愛鼎鼎豈敢愛惜九王曰靈

問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氏生六子長

季連楚之祖故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

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故

而不我與地不以我我若求之於鄭求使人

故地其與我乎鄭人其肯以對曰子革

與君王哉言以田周不愛鼎周為天子不

與鄭敢愛田鄭為小國豈敢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昔中國諸侯遠棄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今我大城陳蔡二不羹之賦皆

千乘四邑所出車馬之賦子與有勞焉謂

子革與宣勞效於諸侯其畏我乎諸侯自

楚而弄對曰畏君王哉言諸侯是四國者

四國即謂陳專足畏也其兵力專又加之

蔡二不羹

以楚之兵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豈敢不加

工尹路請請於靈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

鍼鍼以鍼斧也鍼鍼也謂王命破圭王敢請

命度取請命王入視之內靈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者今與王言如響王意如響應聲國其若

之何其如楚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革

厲以待喻鋒刃言摩吾刃將斬矣言將以已

王出靈王復語又與子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左史名趨王曰是良史也

之言倚相是楚子善視之子謂子革是能讀

三墳墳言此人傳讀古書如下所云五典

唐堯虞舜之書八索八卦之說謂之八

九丘謂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子革言臣

相而昔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言同穆王

欲所行天下造父為御徧行天下駿馬將皆

周徧也穆王乘八駿馬將皆

造父為御徧行天下駿馬將皆

造父為御徧行天下駿馬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焉欲車馬轍跡無所不徧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招祈

行故音甫作司馬之詩此詩逸以止王心以諫

王之稭音免於篡弒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稭音免於篡弒

知也此詩相不知若問遠焉且言問穆王近事

墳五典其焉能知之其義又安能該通王

曰倚靈相子能乎招之詩乎對曰倚相能

貌言祈父掌甲兵惜惜式昭德音式昭

能知其詩曰其辭曰舉祈招之音惜惜未

然安和不用惜音音式昭德音用能昭

德聲之思我王度之法度室式如玉用如

堅或如金之用形民之力當隨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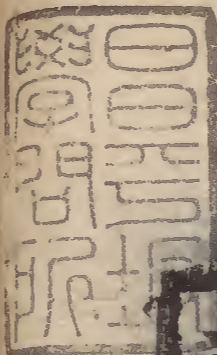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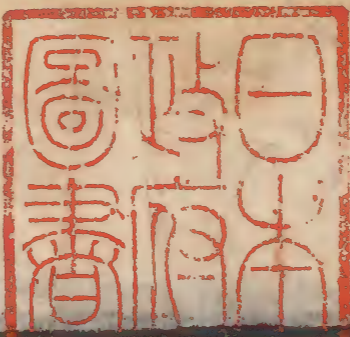
如金治之器隨器而無醉飽之心去其

制形故烹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醉飲

過盈之心蓋是時穆王遠游過王揖而入

靈王感悟饋不食當饋而寢不寐當寢

能數曰言深數日如此不能自克勝其私



以及於難難以難於仲尼曰仲尼論其事曰

古也有志志善也言古書有云克己復禮克去己私還天理

仁也本也信善哉誠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楚靈王若能克去豈其辱於乾谿安得有

也楚果叛弑王○晉伐鮮虞見經因肥之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二

